

家居書店街 走到書店街

吳相湘

信義書房漫話之一

自幼家居湖南長沙玉泉街，環境影響，五十年來和書

結成不解緣：讀書、教書、買書、寫書、編書、印書……

。現在快到人生開始之年，很想在臺北市光華商場得一攤

位賣書，重溫童年舊夢，豈不快哉。

我的家世

人親身的經驗更深切體認這重要性。

孟母三遷，住家擇隣，是我國千百年來相傳的故事和教育的原則。自然或社會環境對於人類及一般生物的非常影響，又是近幾十年國人熟知的常識。我個

我家世居湖南省常德，太祖父、祖父都是經營桐油出口商業，五位伯叔和幾位堂兄也是營商。祇有先父漢聲公（一八七八—一九三七）受清季新潮影響立志讀書，更放棄「蜚聲翰苑」的初念，一九〇六年，



親父的載
一九〇七年元旦於東京

東渡日本求學，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努力「揚大漢之天聲」。民國成立後，擔任本縣勸學所所長，推動新式學堂教育。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月，相湘出生，因此得享受特別教養。

民國十一年多，先父母携全家遷居長沙，定居十二年，直到民國二十三年，相湘在大學肄業一年後，才讓相湘兄弟回故鄉省親。其間祖父八秩壽誕以及五代同堂盛典，先父都祇要先母回里慶祝，他老人家仍留在長沙照顧。甚至祖父及伯叔想念（因相湘兄弟是七房十四兄弟中最幼小的），也請祖父及伯叔來長沙小住。一心一意要使相湘兄弟在一新的良好環境裏長大。親送相湘兄弟進入當時全省著名的私立楚怡小學肄業以外，更注意居家環境。

我家初到長沙，租賃東長街益陽公所內進房屋，因為相洋大兄結婚，需要房屋寬大。但市街繁囂，數月以後，再遷距離楚怡小學十餘步的儲英源。居住不過半年，發現隣居姚姓執袴子弟，債臺高築，除夕討債人坐滿廳堂。元宵以後我家即決定遷地為良。經過再三慎重打聽才移居玉泉街。

長沙玉泉街府正街

玉泉街中段有一供奉觀世音菩薩廟宇，平日香火旺盛，舊曆新年初一，更是許多善男信女前來參拜進香「出行大吉」討好預兆的地方。有時逢水旱災荒，市民自六十里外的榔梨市迎接陶公真人李公真人肉身前來祈禱也供奉在這廟宇後進——街以廟名，已不尋常。加以另一特色，即二三十家古舊書店及碑帖店開設街頭。不僅三湘文人雅士時常漫步其間尋求珍籍佚書，即國內學者名流南來也多抽暇一訪這「書店街」，通信郵購，更遍及國內各地。

玉泉街出口左轉不過一百步，即府正街，是新書店的集中地，除商務印書館設在黃道街（後遷南正街

）外，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泰東書局、大東書局、羣治書局等十餘家都設立於此。

我家在玉泉街入口處左邊第二所房屋，前面臨街是雙合店面：左面是譚姓開設的舊書店，右面是劉姓主持的碑帖石印店，我家就在這兩家店舖的內進。

當時，俠義小說，尤其湖南平江向愷然（不肖生）撰「江湖奇俠傳」盛行，福爾摩斯、亞森羅蘋的故事小說也引我入勝。但我家前進碑帖店劉姓店主親自用木版拓揭碑帖以及他店中二架人工運轉的石印機，更引起我的興趣。因我每日習大字小楷的碑帖是商務印書館或有正書局珂羅版印行，墨色字形不同。同時，譚姓書店陳列的清季「點石齋畫報」、掃葉山房的「八賢手扎」、木版「四史」，和我的教科書及課外讀物型式字體更多差異——我從歷史教科書讀到：印刷術是中國人在人類文化史上三大發明之一，先大兄在商務印書館服務時也簡單地說了一些鉛印石印的事，仍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求知慾，更引起我對印刷業的莫大興趣。幾十年來，無論編撰刊物，或協助書店編印書籍，我總喜歡到印刷工廠看工友撿字排版，至今不衰。實在是兒時耳濡目染，習慣使然。

民國十六年春，先大兄自常德商務印書館經理調回上海總館服務，堂侄邦煥進入長沙商務印書館工作，我照常憑摺購書，非常便利。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李青崖譯述法國莫泊桑撰「一生」的提示：「世界上的事，沒有你想像的那樣好，也沒有你想像的那樣壞。」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這比較「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富積極意義。

民國二十二年夏，我負笈北平時，正是塘沽協定後不久，先大兄恐怕時局突變，我需要用錢，特請長沙商務印書館經理金松齡君函託北平商務館孫經理張會計同意，在一定數額內准我借支，以備萬一。因此，我在國立北京大學註冊以後，立即前往琉璃廠商務館拜訪。我看到這琉璃廠是著名書店街，真是欣喜之至。

琉璃廠東安市場

余季豫（嘉錫）姻伯是我國目錄學權威，他的獨子讓之兄任北大史學系助教，不時電話約我到他家便餐，或到我宿舍長談。在季老的「讀已見書齋」（羅

振玉篆書額）羣書環繞中，不是話三湘近事，就是說書林掌故。談到民國十六年夏，我在長沙曾目睹共黨公審殺害余勅華姻伯和葉德輝（湖南著名藏書家）。

季老嘆惜葉氏藏書和他的「書林清話」之餘，我乘機叩詢琉璃廠掌故。讓之兄告我：乾隆中（西曆一七六九年）李文藻撰「琉璃廠書肆記」、宣統末（一九一一年）繆荃孫撰「琉璃廠書肆後記」，百餘年滄桑，盡在其中——北京在明清兩代是政治中心，不如江南文風盛，書店多。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京師書商才大增加。但民國初年已看不到有百年的老店了——我在圖書館檢閱這兩篇文章後，對這書店街的故事也增加認識。假日課餘，時常乘電車前往，流連半日，很多樂趣。尤其陰曆元宵前後，琉璃廠附近有著名的廠甸書畫攤會，這些小攤自師範大學附近起連綿半里，售價比較書店便宜。

東安市場書攤，是北平東城一景，比較西城的西單商場書攤數目多，距離北大宿舍近，更是我每週必去的處所。這裏是出售新書局鉛印舊書刊，絕少木刻連史紙的古籍。但民國以來許多稀見或絕版的書偶一發現，我就不多還價立即收買了。這些書攤夥計對於

我們穿藍布長褂、西服褲皮鞋的北大大人，認為是經常主顧，非常歡迎。有時他們也喜談「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民國十二年，北洋政府曾禁止出售「胡適文存」。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北伐時，北京軍警執法處穿灰布長褂的「包打聽」竟來搜查「馬氏文通」！他們以為這是赤化宣傳老祖馬克斯作品，却不知道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著名的文法書，是清季留法學生馬建忠作品。此馬固非彼馬！

當時，正值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中國白銀外流，引起外貨輸入增加且大量減價傾銷，華北又多日本走私貨物，故市面各物低廉。先大兄每年給我學膳雜費銀圓四百枚。上下兩學期學雜費共繳四十元，每月伙食最多十元已是上等享受。時日人在華北緊緊逼迫，我看時不我予，每月至少用二十餘元購書，以免時局變化，無從購買。

講授明清史的孟心史（森）師、「史源學」的陳援菴（垣）師因見我家舊隣玉泉街譚姓書店目錄，特囑代購王先謙刊刻同治朝「東華錄」、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王書是大大字木刻便利閱看，趙書長沙刻本却和其他版本內容稍有異同。都是北平琉璃廠書肆沒

有的。我自然以此爲榮，也樂向兩老道及我家曾居住這裏。

日軍炮火下的書却

四年在北平購書約五十餘包陸續郵寄回家。不幸民國三十二年常德會戰，這些書和父兄爲我購買的書籍二十餘大箱，都被日軍攻城炮火焚燬。長沙玉泉街、府正街以及商務印書館新店和工廠，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日軍侵入湘境時，長沙大火付之一炬。

民國三十年十月，我執筆從戎，在長沙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編輯戰史。當時玉泉街早有一些書商搭建的矮小房屋，購售戰火子遺的書刊。景況自然遠不如前，却是我假日最常去的地方。當時收入不多，看到喜愛的書却不吝價收購。民國三十一年除夕，大家都因開羅會議宣言的發表更充滿勝利希望。我攜帶一點錢原計到城中心爲兒女購過年的糕餅糖食。路過玉泉街偶一流連，發現有批英文書，其中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特別助理浩斯（Colonel House）的日記文件精裝兩巨冊等，正可

作我編輯戰史的參考範本。一時高興將這批書都買下來。剩下的錢祇够買一點芝麻寸金糖。乘坐人力車滿載書本回家，兒女開門迎接，滿以爲包包是甜蜜的糖餅，誰知竟是舊書！這件事至今耿耿於懷：滿足了自己買書讀書的慾望，却使小兒女在新年大大的失望。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日軍第四次攻長沙，我祇能攜帶妻兒和應用衣物離開長沙。兩年多在玉泉街陸續買進的中英文書五箱惟有封鎖在原居所，希望和第三次長沙會戰一樣很快回來。不幸這次戰爭失利，我們奉命由湘南經廣東曲江轉江西省南雄、大庾、贛縣、泰和、宜春、萬載轉入敵後的湖南瀏陽。經過贛縣時在舊書店買到民國元年刊行的「黃留守（克強）書牘」一冊。在泰和購得重慶中央圖書館刊行的「圖書月刊」，其中竟有介紹我撰刊的「清史研究」文字，頓使我樂以忘憂，減少牽掛書燬之痛。

「清史研究」是我在北大畢業論文「咸豐辛酉政變紀要」及已發表論文的彙輯。應用湖南特產瀏陽報紙鉛印，比較桂林重慶土紙美觀清晰。這本書是由我自設的長沙信義書房出版，實際上並沒有店舖門面，祇是當時身在距離日軍不過一百五十餘里的地方，每

信義書房西書部

長沙學宮街居由巷四號

經理吳相湘

我做过書店老闆

日都有日機空襲，時時準備「犧牲成仁」，深恐文稿散失。我久有意在「解甲歸田」後自營書店，重過兒時舊夢，現就乘早建立一名稱吧。不料這書出版不到半年，日軍又犯長沙，我家被迫撤離，是書大部被燬，少數寄送外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我重回長沙，目睹市街殘破，更甚於民國二十七年大火以後，如何重振舊山河，煞費苦心。就和留美求學的三弟函商決定：立即重振信義書房，加設西書部（附圖二），由三弟自美儘速購運國內急需書刊。因我國際交通被阻絕七、八年，國內出版更多困難，國人知識的「空隙」必須迅速填補。當時第一批運到的是「生活」畫報五百冊，是日本投降記錄，封面是麥克阿瑟元帥在東京海上陸大相片。抗戰八年中三湘犧牲最重，如今分享勝利光輝，聊以自慰。

自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勝利還都，至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倉皇辭中山陵，為時不到三年，國內局勢變化萬千。在這不算太短時日裏，國內航空交通便利，我隨同國立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師、國立河南大學校長姚從吾師走過許多大都市書店買書。因復員之初，各大學急需購中外圖書，辛姚兩師知我嗜書，對目錄版本也具興趣，有搜尋耐心。兩老指示購書範圍和原則，由我在各書店訪查，再記錄書目價格由兩老及徐旭生師決定。

當時，各地書店早已沒有戰前那樣印行書目價格分送，也不肯開示書目定價寄外埠主顧，因物價波動不已，各大學都急需購書，書店且抬價居奇。辛姚兩老運用這種方式確為蘭大、河大購得大批遠比他校實用、稀見、價廉的書刊。而我因此更滿足逛書店的樂趣，了解南京、上海、蘇州、北平、天津等地書店的不同作風。

來薰閣陳濟川經驗談

南京夫子廟、太平路舊書店頗多線裝古籍，但「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閻錫山治晉言論集」、「雪生（李根源）年錄」等也插架其中。江南淪陷近八年，日僞清鄉搜查不遺餘力，而民間仍有這些收藏，愛國情操真是野火燒不盡。至於紅紙廊一小書店出售戰時日文書刊，是乘日人投降後低價脫手而得，對大後方前來的人却大有用處。我曾買得壹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史」、岡村增次郎「吳佩孚」諸書。都是侵華戰爭初期出版，紙張印刷圖片精美，比較戰爭後期刊行書籍，紙張灰暗，字形油墨模糊，且多為紙面平裝，大不相同。國勢升沉，一目瞭然。

上海廣西路、二馬路一帶古書店規模甚大，其中來薰閣原是故都老店，抗戰中期在滬設分店，注意南北各地世家大族因戰火而流散的書籍。店主陳濟川，戰前即與北平學術界熟識，南來後又和江南名士交往。老店掌櫃馬姓，分店掌櫃張姓，都精於目錄版本，眼力也高，但魄力遠不及陳。陳於戰後迅速收購日僞諸人流出的日本刊行中國考古文物及歷史書刊，頗獲大利。民國三十五年秋，我出入上海來薰閣時，常見鄭振鐸也高坐店內。陳濟川介紹相識。時鄭振鐸編印「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即取材上述日本書刊，力求

齊全，見有珍籍即收。他是老上海、真行家，與陳可說旗鼓相當。陳却不抬價居奇。雙方買賣各不吃虧。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徐森玉氏有時也流連這些書店，搜求善本珍籍。某日，徐氏來告姚從吾師：一書店出示宋刻浙江省某縣志第一冊，首頁鈐有清宮玉璽，原屬故宮所有，民國十三年以前，宣統帝留居紫禁城時散佚，可能是宦官偷去這一冊先向書賈討價，後因其餘冊數甚多未能携出宮外。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成立後訪求佚書不遺餘力。今竟有人送上門來，徐內心喜悅，却不動聲色，且再三問其餘各冊下落。書商答覆：多年訪求，實已無法求全。徐氏故意冷淡，果然合浦珠還——我曾將這事和陳濟川談及，他因娓娓長說做這買賣的甘苦：

一般人以為古書店用低值進貨，高價售出，一轉手間，獲利十百倍，遠比其他行業好。其實他種行業進貨有一定來源，而古書店祇有從向有藏書的破落世家探詢。這種舊家却不常有。幸有門路，遠道前往，費盡心機交結其家戚友僕傭，以防讒言破壞，另招他人爭購，或自大部書中抽去幾本，就成殘破，無法出售。銀貨兩清，書將運走，更須防備絕不相干人士，

假託保存本地文獻美名，藉詞攔阻。經過多次險阻艱難，幸而全部運回本店，書價、佣金、運費、旅費以及交際費等現金支付已不在少。而售出則零星收入，經常主顧更多欠帳。故實際利潤不過什一而已。何況我們憑藉經驗，雖目能鑑別，心有輕重，究竟不如真行家根基深厚，如徐森玉先生低價購得宋刻浙江縣志。那一書商就是我們行話所謂「漏」了。

陳濟川又說：幾十年來做這買賣，對學術風氣感覺最靈敏。民國初年，反清復明餘波盪漾，公私各方都喜搜購清廷禁燬書籍。「九一八」以後日人步步進逼，尤努力訪求中國各省縣方志以明山川形勢民情風俗。七七事變前後，日人設立的北京人科學研究所着手修纂「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購書不遺餘力。美國哈佛社及北平燕京大學也挾豐富財力多方搜購善本，運往美國。勝利以後，清末及民國各種書籍雜誌又為美人購求對象。

戰亂中的上海書肆

上海另有來青閣等江南人經營書店，與蘇州觀前

書店一樣，洋場氣味濃厚，不如故都書店以及其上海分店那樣重行規，尚義氣。

上海舊租界幾家西人經營的西書店，我也隨辛樹幟師幾次前往，選購得若干書刊。對中國維新運動有促進作用的廣學會書局房屋已很破舊，我們也曾一往訪古。河南路商務、中華、世界各書店總館遭受日偽機構多次搜查損失（據聞商務印書館門市部及庫房被沒收的圖書至少約四百六十餘萬冊），一時還沒有復興。兩位大學教授主持的中國科學儀器公司及龍門書局（影印西文科學教本）頗有新氣象。事實上：新書業雖可不斷刊行新書或影印古書，但經營也不容易；時代進步及政治變化發生的影響，書籍首先遭殃，若干書就必須增改或絕版。喜愛保存初版及絕版書的人們，就祇有向舊書店搜求。而舊書店一般價格多少要比較新書商低廉。這就是國內各地新舊書店相輔相成而不相妨相尅的所在。

任何人都沒有想到：勝利以後國內局勢的迅速惡化。民國三十八年一月，我和妻兒在上海候船來臺灣時對神州大陸眷戀不已。我曾在上海書店流連忘返。有一書店以「東方雜誌」「國聞周報」全份求售，很

具誘惑。我終於將一具照相機出售，將這兩套有關現代的期刊買下。結果因中興輪限制旅客行李，十餘個木箱，不能交運，祇好割愛。但我行篋中却攜帶了三種極具紀念性的書：◎李劍農教授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民國十九年十月上海出版），是民國三十五年春在長沙玉泉街舊書店購買。曾隨我到過蘭州、開封、南京等地。戰前及戰時，我都曾購有是書，不幸兩次燬於日軍炮火。勝利後能在童年舊居附近得恩師名著，實在非常珍貴。◎宋教仁先烈日記「我之歷史」（民國八年桃源石印本）。宋公是中國革命元勳、民主憲政先驅。戰時我在長沙玉泉街購得是書殘本三冊，郵寄重慶中央黨史會。勝利後在北平隆福寺書店（也是故都書店街，規模較琉璃廠小）得全書六冊。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平圍城前夕，我乘飛機南下時携出。◎鄭振鐸編「晚清文選」（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上海初版）。戰時在長沙府正街購得一冊，後燬於戰火。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以金圓券六元，在北平西單商場又買到一冊。是書出版於對日抗戰之初，重得於法幣改為金圓券後一月半，物價正大波動。國家苦難，捧閱是書可以概見。

我有湖南人不服氣的倔強個性：「你可燬之，我必重得之」。挾持這三種書渡海來臺灣，正是這一心理表現。二十五年來，我以這三部書作「種子」，竟又聚積書刊一萬餘冊。

臺北牯嶺街

到臺之初，寄居臺中市兩月，在書店購到日文「清國行政法」二冊。民國四十年夏，遷居臺北市。當時開封街有一舊書店，我曾稍有所得。

牯嶺街舊書攤的盛況，是近十餘年來興起。在這以前，有一古亭書店設立。我發現一部商務萬有文庫大本「續清朝文獻通考」（劉錦藻編纂），正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十通」所缺，急告主持人購得補全。這比較上述浙江一縣志宋刻本被上海書商「漏」了的故事，自然是小巫見大巫。

牯嶺街書攤大多是一般用書，我時常流連其間，很少所得。祇是十年前，以臺幣五元購到「譯書彙編」第二期一冊，實在是非常大的收穫。這是一九〇〇年我留日學生刊行雜誌的元祖。我檢查海內外公私各

種目錄都沒有著錄，這或是人間孤本。後來託日本木下彪教授和彭澤周博士分別在東京及京都覓得這一雜誌另三期書影。合印於我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中，中外學人因此得知早期留日學生思想淵源。真是逛書攤意外樂趣。

「踏花歸去馬蹄香」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我赴美國參加一學會，來回經過日本、歐洲、香港。從此，我逛書店街的境界更擴大到海外。

我在啓行以前，就已由友人告知東京神田區神保町一帶是書店街。故到達東京即寄寓神田基督教青年會。充分利用五天停留時間逛書店。新舊書店大多走過。在山本書店和湯島孔子廟內古籍流通會裏買到一些書刊寄回。內山書店是內山完造主持，他原在我國上海設立書店，我曾去過。這次走訪。我購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民國三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後來借給商務印書館重印。

我在洛杉磯參加學會後轉往舊金山及西雅圖。我

以大部份時間在唐人街書店流連。這些書店實際已改售中日香港文物用品，書籍移存地下室，很少人問津。我得當地僑胞引導、店主同意，進入地下室，看見許多書都包好放在書架，每包有書名，雖不是插架，也便於檢閱，祇是灰塵太多。經過二、三次共計七、八小時查尋。結果大有所獲：民國初期許多人的文存，另有八九種稀見書。

中山先生的「民權初步」，盡人皆知。但這書最早名稱「會議通則」及其初印本，絕大多數人不曉。我在舊金山書店竟購得「會議通則」一冊，是民國六年四月，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其中有章炳麟、鄭家彥、楊庶堪、朱大符（執信）四人序，是今通行本「民權初步」所未載。蔣孟隣師自述，辛亥革命前夕，中山先生在舊金山曾以美國人撰著「議事之法則與秩序」英文本交蔣譯述中文，蔣未能完成。民國六年，蔣回國到上海謁孫先生，孫先生特出示繕就的「會議通則」稿本並說即將刊行——這是我見到有關這書的惟一記載，中外公私藏書目錄都只有「民權初步」，沒有著錄這一最初名稱版本。蔣永敬兄告我：中央黨史會史料庫也沒有這一版本。大概是因「民權初步

「印本太多，一般人就不注意及此。

另一平凡書名而內容重要的稀見書是「演說學」（民國十五年六月，上海國光書局印行），我被它的副題「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引誘而購買。帶回臺北詳細比證後，發現其中有民國十年十月中山先生在廣州演詞兩篇，是各種「中山全書」「總理全書」「國父全書」所不載，却具有非常重要性：①、號召教育界注意國家政治，再三斥責「不談政治爲高」實大錯誤實誤會之極。力圖轉移風氣。②、指出共產主義的謬誤，俄國飽受痛苦，「中國宜以俄爲鑒」。這是中山先生最早指責共產的公開演說。

另有幾種見諸他人著作的書，很久想一親原本，也在無意有意中購到。這和我一周後在西雅圖中國商店塵封中發現民國八年出版 國父創辦的「建設」雜誌合訂本。同樣使我喜出望外。

美國人工作緊張，日常生活繁忙，報紙雜誌中的書評及暢銷書目和若干書店目錄，是他們買書的指引，很少閒暇去逛書店。紐約市鬧區有二、三書店顧客擁擠，大多是觀光客。我也曾涉足其間選購新書。但東五十九街一家東方書店（Paragon Book Gallery

）却使我盤桓甚久。這一書店主持人是猶太籍馬法柏（Max Faerber），曾在上海開設書店，與胡適之先生相識。我這次前往就是由胡先生提示。我在馬法柏書店發現若干或已絕版，或有著者簽名或是初版的西書。定價不高，我偶一想到西方著者簽名比較我國名人珍藏印章的價值應該過無不及，歐美人如英國首相邱吉爾等都很看重初版本，絕版本更不必說，因此，我就沒有吝惜，購買若干。

華府國會圖書館附近有二、三小書店，新舊雜陳。規模遠不及馬法柏店。至於各大學都有出版部，也有書店，規模不大，便利學生購買，也是嗜書人的好去處。我也走過。

世界最大書店

倫敦大英博物院附近有三、四家舊書店，我曾選購有關中國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書籍。查林橫街的福祿禮書店（Foyles, Charing Cross Road），店面廣告以及大小包書紙袋上都有「世界最大書店」（The World's Greatest Bookshop）字樣，每週

營業六日，每早九時開始，下午六時打烊。就我走遍北平、上海、南京、東京、紐約、舊金山新舊書店的經驗，認為這句話不能說是自吹自擂的誇大。我在這裏選購若干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有關印緬及東南亞戰區的史書。這書店顧客擁擠，任意抽取架上書刊翻閱，安閒自在。英美人生活情趣不同，可以概見。

巴黎友人帶我在拉丁區逛過二、三書店，這是學生集中地區，書店人頭攢動。是這一歐洲大陸文化古城的另一面，與花都艷稱相映成趣。

回程經過香港，新舊書肆都走到。其中二、三專門買賣近代史料的舊書店主從未經營書業，祇為適應美國日本各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需要，四處搜求，以為謀生之計。相形之下，我的經驗還比他們多，因此建立情誼，聯絡，他們一有搜集，即將書目寄我選購。我自這些書店，頗有所獲，得到若干稀見書，也配補全幾種殘缺書。自嶺南書屋購得先師孟心史（森）教授在民國四年撰刊於商務「小說月報」上有關明末清初史事考證九篇，最足珍貴。我曾在「心史叢刊」讀過這些文章，却未曾看到當時原刊。如今竟得到民初有心人按期合訂成冊，並加雄黃防蟲紙保護。親物

思教誨深恩，肅然起敬。

民國四十九年七月，我再有機會赴日本韓國，為時三月。其中兩週在漢城，書店不大，但期刊雜誌如「思想界」每月銷行近十萬份，印刷、內容篇幅與日本雜誌大同小異。這是臺灣刊物無法抗衡的。我在大韓民國國史會購買新刊十餘種，都是甲午戰爭前中韓關係的史料。

東京京都書店

我這次在東京仍居神田青年會，白晝前往檔案館、圖書館閱書，晚餐以後即漫步書店街，逐戶搜尋。兩個月的居留，收穫殊多——當時上距日本投降十五年，下距世運會（一九六四）五年、博覽會（一九七〇）十一年，大和民族後人還沒有自誇「經濟大國」，因此，各書店仍多侵略戰爭書籍，並且有一店專售戰爭書。我能編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就由於有這次的訪求。

京都號稱日本文化古城，新舊書店却不如東京之多且大，祇有叢文堂備貨比較齊全，它按時刊行「冊

府」書目，羅列中日文有關中國文史書目，便利學人不少。民國五十六年九月，我再訪京都時，棠文堂老店主已逝世，女婿繼續經營，已沒有昔日風光。

自漫遊訪書歸來，美英日書店都按時郵寄書目給我。紐約馬法柏書店每年春秋兩季各刊行目錄一冊，詳列新刊及正在印行中的東方書目（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中東、近東、非洲等），書名著者定價出版處所等以外，每一書刊還有二十字至百餘字的說明，遠道讀者，按圖索驥，自然便利。這和我國戰前商務中華各大書店圖書目錄以及北平古書店目錄的簡單大不相同。即日本書店目錄也比較我國各店書目詳明。國家富強、學術興盛、人才衆多、社會進步的契機，見微知著，這是重要所在。

民國五十五年夏我往新加坡任教，在這獅島居留約三年，大小書店都走到。這一城市國家正如李光耀總理所形容「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書店的規模在國土與人口比例上說已很可觀。英國影響的深遠，書店也不例外。中英書店各有三、四家，規模略小於倫敦福祿禮書店，營業時間顧客甚衆，且多有二樓甚至三樓，分類陳列各科書籍讓顧客任意抽閱。青年學生很

多坐立其間，尋找價廉實用又喜愛的讀物。

商務、中華在星洲分館，經過日軍四年占領，損失不少，但子遺仍多好書。我買到民國二十一年四月故宮博物院影印「明史本紀」五冊。這是據乾隆四十二年修訂明史刻本，與市面通行「二十四史」中乾隆四年殿版明史頗有不同。民國二十三年秋，心史師在北大講授明清史就曾提及。這三十五年來，北平幾度滄桑，星洲也曾經過英國殖民地、日軍占領、馬來西亞統治以至獨立建國。這一「明史本紀」真是閱經人世炎涼，我自然要購藏作一紀念。

民國五十六年、六十二年，我又再訪東京、舊金山、紐約、倫敦。重遊各地書店，祇見新書多，舊書少，珍本尤稀。據說大多被歐美日本各大學圖書館捷足先得。而芝加哥唐人街出售香港影印本，售價高昂，却使我驚奇。

自己想開舊書店

五十年來，走過了海內外大城市的書店，國家盛衰，人世滄桑，身歷其境，自然感慨萬端。但我却因

此更體認書店的重要性：它實在是人類文化傳播的主要功臣。由於書商們各處訪求、搜集、印刷、出版，各級學校和公私圖書館及一般社會才不致感到知識源泉的涸竭——因此，我現在快到人生開始之年，很想

開設書店，却苦於沒有本錢，祇希望能在臺北市光華商場得一攤位。我幸有歷年收集的書刊作憑藉，應該不會和諸葛孔明一樣演唱空城計；而寶島喜愛讀書的青年衆多，自然不必憂愁缺少知音的人。

■ 本社代購書業務只以書評書目雜誌每期刊登之代購書目爲限。

■ 同業批購書評書目雜誌，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東書報社（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電話三六四八七二）洽詢。

■ 同業批購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景出版社（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臺北郵局三六——一〇五號信箱，電話：七六三八五四）洽詢。